

当爱情 来敲门

期海飞鱼

世界上总有一个人爱着你，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总有一个人为你而生。



当爱情 来敲门

期海飞鱼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爱情来敲门 / 期海飞鱼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 - 7 - 5104 - 5135 - 5

I. ①当… II. ①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51467 号

当爱情来敲门

作 者: 期海飞鱼

责任编辑: 黄倩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68 (010) 68998733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6306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30 千字 印张: 16.5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4 - 5135 - 5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江南的初冬，夜凉如水。

林语别墅三楼卧室内，除了 Snowdream 淡淡的弦乐，整个世界可以说是寂静的、带着美感的。骆炜馨斜坐在靠床边的白色沙发上，轻懒地打开 iPad，左边是冒着热气的咖啡，右边是精致的香薰炉，里面点了迷迭香，缕缕清香飘来，淡淡的惬意舒适，让她一天的疲劳尽消。

现在是晚上十点。她刚打开工作邮箱，就被忽然跳出的无数封来自世纪佳缘的邮件给弄懵了。点开了一封，只一眼，她就愕然与愠怒共生——征婚？对她来说，一个名校毕业的金融学硕士，一个期货交易所会员单位中最年轻的期货公司总经理，就算不是花容月貌也还算清新淡雅吧？就算四年前已和陆亨分手也还不至于沦落到去征婚吧？反手抓起丢在身后的手机，嘴角微带着怒意，手指啪啪啪地按出一串手机号码……嗯？对方关机？

好吧，那厮每次做了亏心事就是这个态度，她咬着牙，又凭着记忆按出另一串座机号码。电话响了几声。“喂？”电话另一边传来一个温润又带着磁性的男性嗓音。

“让路绾绾接电话！”她以为接电话的是闺蜜路绾绾的老公祁思远，大家都是熟人，她懒得迂回。

“路绾绾？”对方似乎顿了一下，口气又带着几丝笑意，“可以问一

当爱情来敲门

下,你想打的是什么号码?”

装? 她就知道,爱妻心切的祁思远肯定会袒护路绾绾。她撇着嘴,对着话筒重复了一次电话号码。

“号码没错! 可是,我不姓路,我姓柴……”

“算了。”听着对方装出来的优雅腔调,骆炜馨很是无语,她知道祁思远最擅长演戏,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她决定暂时放弃。

“等等!”他喊道。

她只得又把手机往耳朵上贴了贴:“好吧,我不管你姓柴还是姓祁,麻烦你转告路绾绾,让她马上给我回电话,否则……”否则怎样? 她一时还真没想到该怎么惩罚那厮,是仁月不理她? 还是也给她去征婚网上挂一下资料?

“呵呵,我真的没有骗你,也很不忍心的告诉你……”对方似乎迟疑几秒钟,才温和地笑道,“你这个号码,有没有可能是……”

“是什么?”骆炜馨的话里马上充满了警觉和敌意。

“别激动! 我只是想善意地提醒一下,”他马上轻笑着澄清,“你再看看号码……”

他的话合情合理。而且她由他的嗓音、谈吐去研判——他不是祁思远。

她不由得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记错了这个多年难得打一次的固定电话号码,心动手动,PAD上很快导出路绾绾的详细资料,对照一下……

“拜拜!”她立即挂断电话! 不打算再给对方半句说话的机会,懂得适可而止也是一项生活的艺术。何况……真就是她拨错了中间的一个号呢。

此后的一连三天,路绾绾消失得无影无踪。

直到又一个礼拜过去,路绾绾才在骆炜馨的电话追踪下款款露面,先是理直气壮地否认、后是嬉皮笑脸地狡辩。而对地毫无办法的骆炜馨,除了哭笑不得,就是限令她立即把自己的资料从世纪佳缘上删除。

奈何铁了心要帮她寻找缘分的路绾绾，除了修改了资料上的邮箱外，就给她来个一推二拖三躲……渐渐地，事情又过了两个礼拜后，繁忙的骆炜馨也就淡忘了这一乌龙事件。只是她没有想到，会在这个时间和地点再遇见陆亨。

“炜馨？”骆炜馨刚走进亨达集团的一楼大厅，迎面传来陆亨的惊喜嗓音。

既然他能叫出她的名字，那么最基本的礼貌她还是有的，原本也打算微颌首的她，只得弯了弯唇，“陆亨，你好……”她话音未落，背后又传来一个曾经熟悉的女性嗓音：“骆炜馨？”

她只得回首望向故人，再堆出隽永浅笑，“苏果。”

说起这个苏果，也曾是她的闺蜜之一。只是，闺蜜一出手，就让她难受，三年唯美初恋抵不过一夜缠绵……直到现在，她都能清晰记起那个草长莺飞的早晨，她忽然去找陆亨，开门的却是头发凌乱、衣衫半裸的苏果……记得苏果娇媚的脸上带着胜利的微笑，并以冷嘲的口吻道：“炜馨，骄傲的你，有没有想到我才是陆亨的第一个女人？”

“炜馨——”陆亨的再一次激动呼唤，成功地把骆炜馨纷飞的思绪拉了回来。

骆炜馨还未作答，苏果的声音再次响起：“陆亨，你遇见炜馨怎么不叫我一下啊，我都很久没看到她了呢。”苏果娇嗔的音嗓带着几分亲昵撒娇，彰显着与陆亨的关系非比寻常。她轻挽住陆亨的手臂对着骆炜馨眯眯笑，“话说回来，炜馨，你都四年不和我们联系了，今天怎么会突然光临我们这家小公司？”

骆炜馨扬了扬手中的资料，弯唇淡笑道：“公事而已！不过我真不知道今天这个竞审会就是你们公司搞的。”

一听骆炜馨是来参加竞审的，苏果满面笑意却毫无真诚，“陆亨，来参加竞审会的各家期货公司都在会议室等着你呢，你先去忙正事吧，我一会儿带炜馨直接去会议室。”

陆亨有些不自在，轻轻推开苏果的手，目光从骆炜馨身上离开，微

当爱情来敲门

颌首,转身向会议室走去。

“炜馨,”陆亨一离开,苏果的唇角就翘起讥讽弧度,上下打量的目光里也多了几分不加掩饰的敌意,“虽然你是我和陆亨的朋友,可我们亨达集团毕竟是大公司,绝不会随便选个小期货公司做套期保值。”

“我知道!”骆炜馨顺手把手中资料交给助理小林,对着苏果笑笑,“合作是双向选择,既然你认为我们银星公司没有这个实力,那么,我也就不用再去参观你们亨达集团的会议室了吧?”

“啧啧,这么多年过去,炜馨你还是那么的有自知之明!”苏果启唇叹过,眸内又闪过重重机警,“不过,你不会现在离开,私下再去偷见陆亨……”

“可能性基本为零!”骆炜馨不客气地打断苏果的话,又意有所指道,“只要让我失望过一次的人,我是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的!”

苏果咬了咬唇,想说什么,终没有说出口。这么多年她一直以为是她赢了,可看到骆炜馨的突然出现,她忽然觉得心慌起来,这女人,从始至终都让她没有安全感。

走出亨达大厦,外头正飘着零星的雪花,骆炜馨下意识地在大衣的领子竖了起来,但还是挡不住凛冽的冷风。

低头看了看腕上的表,此时还不到下午三点,她回头冲小林道,“你先回单位吧,我还有事。”

“好的,骆总。”小林应了声,转身就离开了。

她掏出手机,边走边用手指点了一串熟悉的号码,“在哪儿?”

“在公司。”另一边的电话里传来一个温润的男声。

“有空吗?”

“应该有的。”

“去老地方吧,我想喝杯咖啡。”雪花似乎密集了起来,她又拉紧了大衣的衣领,摸出车钥匙,快步向停在亨达广场上的自己的路虎车走去。

“好啊,不过你得告诉我,老地方是什么地方?”对方轻笑着问。

嗯？已坐进车内的骆炜馨似乎才感觉到对方的声音不太对劲，她狐疑地看了看号码……晕！因为一时烦躁，她竟然点错了一个数字，136点成139，这根本就是两个号码嘛……可是，对方也太无聊了吧？竟然对着不认识的自己说了这么多废话。她没好气地对着话筒淡声道，“我找柴卓宁，你是吗？”

“很遗憾，我不是！”对方轻笑道，“不过我是……”

“不是您接什么电话啊？您有没有公德心啊？”骆炜馨快速说完火速挂断，对着手机“喊”了一声，才扭动了车钥匙。

“大哥，你看到什么好玩的了？笑得这么开心。”柴卓宁刚一推开办公室的门，就看到大哥柴卓棣正对着手机眉弯弯、唇翘翘、笑得很有趣。

“没什么。”柴卓棣收起手机，对着弟弟温和地商量道，“阿宁，我明天上午要飞一趟北京参加个校友会，明天的会议就由你来替我主持吧。”

“我？”柴卓宁一愣，马上就想起什么似的摆手摇头，“NONONO！我明天也有约，这次我帮不了你。”

“OK！既然不肯帮忙，那扩建私人游艇会的项目我要暂停拨款喽。”

柴卓宁愕然，“大哥，你……威胁我？”

“是不是威胁，这个要取决于你的态度。”柴卓棣好整以暇地弯了弯唇，仰靠回椅背的身子散漫慵懒，“怎么样？”

柴卓宁的鼻孔发出一声轻嗤，算是宣告了自己又一次败在了大哥的手下，又气又恼又无奈之余，他很是感叹，好像自有记忆起，大哥一直都是赢他的，他什么时候能赢大哥一次呢？

周六上午，江南国际机场的VIP候机室，骆炜馨拖着拉杆箱走了进来，因是周末，VIP候机室的人很多。她逡巡的眸光在大厅扫了几圈后，定格在靠近窗边那个仅有的空位上。坐下来看看表，离登机还有一个多小时，因为赶得比较急，她连早餐也没来得及吃，只在包里带了一个

当爱情来敲门

盒蛋白杏仁甜饼干就匆匆赶到了机场。她刚想拿出那盒饼干,就听到包里的手机响了起来,是路绾绾打来的。这家伙本来是与祈思远闹别扭负气跑到昆明散心的,竟在凌晨的电话里对着她伤心哭起来。

时逢周末,她不放心,就决定飞过去看看。

邻座坐着一位穿黑衬衫的男子。男子的外套挂在一边,手边放着一杯咖啡,咖啡的边上摆着她那包蛋白杏仁甜饼干,见她愕然地看他,他竟然弯了弯唇,露出一个友好的笑容。骆炜馨皱了皱眉,抑制着诧异坐了下来,她伸手取过一片饼干慢慢地送往嘴边,原本想说些什么,可良好的教养又让她说不出太让人难堪的话。

她决定只当给人化缘了一次。但心里总觉得怪怪的,她边吃边淡淡地斜睨着那个男人,心里暗忖:这人真是,就算嘴再馋,至少得和她这个饼干的主人打声招呼吧。对骆炜馨不着痕迹的斜视,那位黑衬衫男子只是回之以微微颌首,清亮的眸底却掠过一抹诧异。气氛有些微妙,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只是你一片我一片地分食着那盒味道的确不错的饼干,直到骆炜馨最后伸过手去摸了个空,她才侧眼去看放在两人之间的饼干盒,余光却看到那位黑衬衫男子正拿着最后一片饼干,一分为二。

她正感意外间,那半块饼干已经递到了她的面前——他的手指修长干净,黑色的衬衫袖口正好盖过手腕,外侧系了一枚金色珧琅袖扣,上面浅浅勾勒着一个图案,颇有几分绅士优雅的味道。骆炜馨迟疑着接下那半片饼干。

忽然间,她的心里隐约有些莫名的异样。那位男子眉毛稍稍弯,唇角微微翘,优雅地吃完最后的半片饼干,拿纸巾仔细擦过手、又浅浅抿了口咖啡,对着她微颌首,就提着包、带着外套离开了。

她忽然觉得那个男子临走的笑容里似乎隐藏了些什么内容。可到底是什么内容呢?她正觉得哪里不对劲,手机又响了起来,她连忙伸手到包里去摸……嗯,这是什么?她猛地一拍额头……晕!她那包蛋白杏仁甜饼干依旧安静地躺在包里……那么,她刚才理直气壮吃到嘴

巴里的……是他的！完蛋了！

“哈哈……”出昆明巫家坝机场的车上，娇媚可爱的路绾绾听完骆炜馨讲述的饼干事件后，笑得前仰后合，“如此浪漫的缘分了，你就没有交换个名片、留个联系方式啥的？”

“没有！”骆炜馨平静地摇头。

路绾绾顿时哀叹不已，“苍天啊，金融这个行业快把你给毁了，上大学的时候你好歹也算个文艺女青年，怎么几年期货搞下来，理智得很难擦出火花了呢？”

骆炜馨自嘲地笑了笑，“我现在除了对工作有火花，感情世界可谓是一块贫瘠的土地，要想与我擦出火花，可比我们祖先钻木取火还难上百倍。”

“啧啧啧！”路绾绾瞪着猫一样的眼，止不住地咂舌叹息，“看来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骆炜馨无辜地眨眼，“人家哪有……”

“你少来这套……”路绾绾不为所动，“说吧，你的心事是瞒不住我的，你昨天是不是有状况啊？”

骆炜馨知道，在号称恋爱专家的路绾绾面前，她的心事总是无处可藏，沉默了片刻，闷声道，“昨天遇到陆亨了。”

“嘎？”路绾绾一愣，“那个负心汉还敢在你面前出现？”

负心汉……骆炜馨决定不对这个叫法做出任何评价，“昨天去参加竞审会，没想到那个亨达集团竟然是陆亨与苏果家的……”

“然后呢？”路绾绾紧声追问。

“打了个招呼，又和苏果聊了几句。”

“再然后呢？”

“没了……”

“就这么一对破人，也值得一提啊？”路绾绾撇撇嘴，不客气地说，“也不是我说你，你年纪也不小了，今年 27，明年 28，你总不能把自己变

当爱情来敲门

为绝缘体吧？唉，作为同龄人，我不慎早婚，你坚持单身，真不知道咱俩谁脑子不好使……”

骆炜馨终忍无可忍，她抬头笑嘻嘻地一字一句道：“绾绾，我有说过……聪明人都是未婚的，结婚的人很难再聪明起来。”

早婚是路绾绾的一大遗憾，被戳到痛处，她立马低声吼叫：“骆炜馨，你敢再说一遍？”

骆炜馨从善如流，立即岔开了话题，“你和祁思远怎么样了？”

乍然听到那个名字，路绾绾顿时面色黯然，好一会儿才苦笑道：“还能怎么样，在冷战中呗。感觉很累，我都快没信心能否成功挽回他的心了。”

“有信心不一定会成功，没信心一定不会成功。”骆炜馨看着清减不少的好友，直接点出弊端，“错在你瞒着他偷偷拿掉孩子，不然他那么好脾气的人会气得搬出家门？”

“好吧好吧，误会的起源是在我。”因个中详情暂无法对好友明言，路绾绾只得委屈地撅嘴，“可他都几个星期不回家了，打电话也不接，不会想来真的吧？”

骆炜馨拍拍好友的肩，借机劝导：“妻子和女友的角色是不一样的，你得收敛脾气，学会适应并融入角色。要知道爱情也是一种发明，需要不断改良。只是，这种发明跟其他发明不一样，它没有专利权，随时会给人抢走。”

路绾绾心头一黯，刚想说什么，骆炜馨手中的电话就响了起来，她只得让好友先接电话。

“Hocmundo,solumteamo-Traditionalusers—”电话另一边，一串拉丁文过后，是男子低沉的笑嗓。

骆炜馨一下子反应过来，只是笑了笑，“柴卓宁，你今天不是开会嘛。”

“嗯。”电话那边的声音似乎顿了顿，才轻笑道，“我想等会议结束后飞到昆明，跟你一起去找路绾绾蹭饭，可以吗？”

骆炜馨看向路绾绾，捂着话筒，低声道：“柴卓宁今晚赶过来蹭饭，你有没有其他的安排？”

“没有，让他来吧，到时候我让司机去接他。”作为共同的朋友，路绾绾知道柴卓宁一直对骆炜馨的心思，所以回答得很爽快。反正路家在昆明有连锁酒店，正感苦闷的她，倒不介意多些朋友来陪她。

柴卓宁早在电话那头听到路绾绾的答复了，仿佛怕骆炜馨迟疑，不等她说话就赶忙笑着说：“那就这么说了，晚上见！”

周一上午，是银期货公司的例会时间。

因周末在昆明游了滇池又爬了西山，一早飞回来的骆炜馨感觉浑身酸痛。坐在会议室里，她一手托腮，微垂着眼睫，有气无力地听着新来的副总经理卢奇的煽情讲话。仿佛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才看到卢奇大手一挥，“今天就先到这里吧，相信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会心连心畅游期海，手牵手共创伟业。”

各位同仁均很捧场地给予新领导热烈的掌声，唯独骆炜馨暗暗地吁了一口气，她终于可以回家补个觉了。

会议室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骆炜馨刚一站起来，就见卢奇的手一挥，“骆总，请你先留下一下。”骆炜馨了然一笑，只得坐下。

“炜馨啊，要不是你前一阵子点名要总部派我过来，恐怕我还在品种研究部做研究顾问呢。”卢奇等人一走完，把会议室的门一关，就语带感激地来了个特别感言，“想我卢奇在华尔街也算叫得上名的金融人才，怎么回国后的就业环境就这么不理想呢？”

骆炜馨懒眉一抬，手指轻叩着桌面，“近几年国内期货市场的竞争很残酷，不过以你的实力，很快就能打出一片天。”

卢奇苦笑着摇摇头，“坦白说，要不是为了田恬，我真不想回国，在这个凡事讲关系、托门路的竞争环境，我发现我已经与现实脱节了。”

“怎么？听你的语气，刚来就碰壁了？”骆炜馨同情地斜睨着面前这位被好友田恬逼婚的新搭档。

“是啊。来之前听说江南柴氏集团有几个子公司要做套利，我想

当爱情来敲门

着和他们的执行董事好歹也算是哈佛校友，没想到……”卢奇摇摇头，“柴卓棣那家伙，和我只谈天气，不谈业务，整个校友聚会的晚上，我连一点儿机会都没。”

盯着卢奇一脸的挫败样，骆炜馨宽慰道：“慢慢来，不用着急。我们银星是业界排名前五的知名券商，想与我们合作的大型企业以及基金公司还是很多的。”

“话是这么说没错，可我想尽快融入江南商圈拉到大单子，好让集团领导觉得你没有看错人。”卢奇挠挠头，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对了，今天一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是看了我们提交的投资方案，很想和我们合作，不过却点名要你去签约。”

骆炜馨一愣，“哪家公司？”

“亨达集团。”

骆炜馨抿了抿唇，“给你来电话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说是你知道他是谁。”见骆炜馨的表情有些古怪，卢奇就好奇地问，“你认识亨达的人吗？”

“不认识。”骆炜馨平静地摇头。

“不认识也没关系，既然人家点名要你去，那这单子你去肯定能拿下，要是我才来就挂上一个大单子，该多好啊。”卢奇努力掩饰迫切的心情，意有所指道，“不过我听说亨达近期有不小的变动，要是咱们能在变动前把他们的单子拿到手就好了。”

骆炜馨只能苦笑地点点头，仿佛已能看到自己未来尴尬的处境。卢奇见骆炜馨点头，便又加重了感激的语气，“接下来的三个月很重要，要是做得好的话，我就由考核期顺利通过了，到那时，估计田恬得非常感谢你呢。”

“客气了，我只能说我尽量。”话说到这个份儿上，骆炜馨只好点头，并将所有的情绪都掩藏在了眼底。

她刚回到办公室不久，市场部经理莫小楼就满脸堆笑地敲门进来。

“骆总，我感觉新来的副总和你的关系很不一般啊。”

“我只能说你的感觉出了问题。”骆炜馨笑着回答，同时把助理才送来的一叠待批的文件往桌子上一放，有意无意地挡住了莫小楼瞥来的目光。

“唉，说说又有什么关系，反正银星是你说了算，培养嫡系也是应该的。”莫小楼讪讪地说道。

骆炜馨当然知道莫小楼心里在想什么，可是她懒得去解释，正巧这时，她手边的电话响了起来，莫小楼见她要接电话，也不好再缠着问了，便支棱着耳朵坐在她对面。

“哪位？”

话筒另一头沉默了片刻，才听到有个熟悉的嗓音响起，“炜馨，我是陆亨。”

骆炜馨愣了下，但口气还算客气，“什么事？”

“中午有空吗？一起吃个午餐吧。”

“我约了人。”

“那晚上呢？一起吃个晚餐？”

“不好意思，今天晚上我没空。”

“那明天中午呢？”

“对不起，也没空。”

“那就明天晚上吧，好吗？”

骆炜馨握着话筒，语气更冷淡道：“陆亨，我认为四年前我们已经把一切了结了！”话音刚落，也不等他的反应，就啪一声挂了电话。

被这个电话一扰，骆炜馨本来烦躁的心情又冷了几分，对面位置上，莫小楼看她的眼神中更加多了几分诡异，可她已经懒得去理睬，关了电脑抓起包就准备下楼。谁知她刚走到电梯口按了下行键，她的手机就响起来。来电显示上是一个陌生号码，骆炜馨皱了皱眉头，接通后，对方自报家门，原来是亨达集团战略投资部孙经理，说是银星提交的方案已经通过了审核，询问她下午是否有空去一趟把合约签掉。她一愣，银星没有参加竞审会，怎么会被选中方案？对方很快帮她做了解

当爱情来敲门

答,说那天的竞审会上,陆总直接宣布了与银星合作,竞审会没有开始就被取消了。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就算她想说“不”,恐怕也不行。人家毕竟是热情主动地贴上来,未过考核期的卢奇又急需大单子……骆炜馨皱着眉,犹豫了数秒,只得答应了。

与孙经理约好的签合约时间是下午两点。本想去吃自助餐的骆炜馨又在交易所楼下遇到了来找卢奇的田恬,三人正好一起吃饭。田恬和路绾绾一样,是她关系最好的大学同学。她这次帮了卢奇很大的忙,午餐少不了要丰盛些,三人聊得热火朝天,直到孙经理再次打电话催促,她才不得不赶往亨达。

脚尖才踩上亨达大厦门前的台阶,就有一辆白色的跑车从右后方车道驶来,并迅疾从车上跳下来一人,在她背后低低的叫了声,“炜馨——”

骆炜馨没有回头。“能不能给我半个小时?”陆亨靠近她,伸到半空的手又胆怯地垂了下来,“我想请你去对面喝杯咖啡。”

骆炜馨平静地说:“抱歉,我过来是签合约,不是喝咖啡的。”

“四年了,你连半分钟的解释时间也没有给过我,真的那么恨我?”

骆炜馨回头道:“你想多了。对你和苏果,我从来没有恨。”

“四年来,你几乎音信全无,还算不恨?”陆亨的情绪好似很激动,伸手拉住她的手臂,“其实我一直在找你,前一段在世纪佳缘上看到你征婚的消息时,吓了我一跳,既然你现在还是单身,说明你也忘不了过去,那么能不能听我把以前解释一下?”

“不必解释!就算我征婚你也不符合条件。”骆炜馨伸指弹开陆亨的手,“陆总好像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请你自重。”

与此同时,从亨达大楼的专用电梯内走出一群衣着光鲜的人来,其中,便有骆炜馨的故人、陆亨的现任女友——苏果。

苏果刚好走在前面,将所有的一切都看得分明。她面色丕变,而走在她身后的那名穿灰西服的男子,也将这一幕尽收了眼底。

足足数十秒，苏果才努力平复了愤怒的情绪，看到骆炜馨与陆亨的离去后，她脸上才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柴总，陆亨最近身体不适才让我出面接待您的，不周之处还请多多包涵……”

“大家都是自己人，苏果你没必要这么见外。”被称为“柴总”的男子弯唇淡笑，视线越过苏果，投向门外，随意道，“苏伯伯与陆伯伯都是家父的世交老友，陆亨又是我的学弟，亨达有事，柴氏帮忙也是应该的。”

“那注资的事情，可真要麻烦柴总了。”苏果低眉顺眼地说。这个所谓的“帮忙”，要是没有足够的利益筹码，又如何能让柴氏执行董事柴卓棣亲自出手？但她可不敢在面上显露半分，毕竟，亨达集团能够得到及时的注资，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后续的事情，我会让人妥善处理的。”柴卓棣点头保证，下意识地想到刚才门外那一幕，再对照苏果的反应，心下便明白了几分。

咖啡馆内，面对面的两个人，气氛有些压抑。

“只有十分钟时间，你想说什么就尽快吧。”骆炜馨随意搅拌着咖啡，表情冷淡。无论他说什么，她都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单独见面，仅此而已。

陆亨却没接话，只是看着她，眼神专注，与热恋时似乎并无分别。他是她大学的同系学长，认识于一次《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话剧演出，当时她演的朱丽叶艳惊全场，而演罗密欧的他也就是在那一刻爱上了她，然后便是三年热恋……见家长……误会出现……决绝分手。

“这些年……还好吗？”

没想到陆亨的开场白是如此的毫无创意，骆炜馨笑得从容，“非常好！”

“什么时候回来的？”

“半年前。”

看到她心不在焉，回答都是简洁版，陆亨赶紧打住追忆、艰难地解释：“其实，那天早晨你看到的……”

当爱情来敲门

“过去的都不重要了，你也不要再放在心上。”见陆亨还要继续解释，骆炜馨显然没有了继续多聊的兴致，她低头看了眼腕表，站起来说道，“抱歉，我还有事，合约改天再签吧，我先走了。”

“馨馨。”陆亨情急之下，脱口叫出曾经最爱叫她的那个昵称，一把抓住她的手腕，语气眷恋道，“再多留几分钟好吗？”

骆炜馨低头，视线落在彼此交握的手上……当年，正是这只右手牵着她的左手，唇齿间吐出“从心动到古稀、不离不弃”……可是，他和她的三年唯美初恋还是抵不过苏果和他的一夜缠绵。

“抱歉。”她一根根地掰开他的手指，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去。

陆亨怔怔地盯着走远的人，心思正在苦涩翻滚，却不防身后传来一个低沉带笑的男子嗓音。“陆亨——”他扭头看去，一怔，不由得站起身来，尴尬地伸出手去，“柴学长？”

“没想到抱恙不到会议室的陆学弟，竟然躲在这里悠闲啊。”柴卓棣说着，脑子里不由想到方才那位掰开陆亨的手离去的女子……正是之前在机场候机室不客气地吃他饼干的女子……

在他看来，那女子的长相算不上美丽精致，但自有一股晨间清荷的味道，周身散溢着从容淡定的气质，好像令人不自觉地就会对她心生好感……

骆炜馨走出咖啡厅，天空不知何时飘起了细雨，她招手打车，却无一辆车为她停留。

又一个五分钟过去，她沮丧地掏出手机，手指啪啪啪地点出一串数字，准备召唤在附近出没的路绾绾，“亲爱的，在哪儿？”

“在路上。”电话里并没有如期传来路绾绾娇媚的声音，而是一个熟悉的男声。

“你？”骆炜馨不是一般的愕然……她迅疾低头看向通话中的号码……

见鬼！竟然两次都错点了一个数，两次都误拨到同一个人的手机上！